

醉俠系列之

鷹劍追魂

上

太白文艺出版社



台灣

臥龍生 著

魔 剑 追 魂

[台湾] 卧龙生

(上)

太白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凌啸云届满十八周岁，这是一个令人欢喜的日子。可是——

已满十八岁的他不知父母是谁……

恩师当夜被逼杀……

玉棺处处为人注目……

所到之处杀手紧随……

一个个难解的谜，使他顿入五里迷雾，路途救人反遭人戏；入冢探密淫父奸女；投奔终南闭不见；欲躲情孽却处处艳遇……

为揭开这一桩桩令人疑虑的怪事，他勇闯鬼婆教，诚感桃花娘子；只身天柱峰，邂逅章翠翠；密探王侯冢，结缘金小丽；大战半云山庄，交欢艾琪……一场惊心动魄的武林浩动使他终于走出了——一个迷惑了十八年的误区……

故事情节生动；气势宏大；悬念百出；盘根错节；不妨细细品味，定若身临其境，余音绕梁。

目 录

第一章	怀至宝初涉险境 入荒冢淫父戏女	(001)
第二章	中迷香误造情孽 会赌婆爱恨俱增	(062)
第三章	遇鬼王小侠艺精 犯色戒秋萍失身	(114)
第四章	太公滩冥冥游魂 探鬼教危在旦夕	(164)
第五章	鬼婆大教魅影现 荷花水榭愁思多	(224)
第六章	身世明石破天惊 赴巴山勇闯迷宫	(267)

第七章	魔音迷蚀骨销魂 天柱峰劫数临身	(322)
第八章	士取义魔女动容 刃染血唯情独衷	(381)
第九章	初惊悟削发为尼 怜红粉再劫伤离	(448)
第十章	鬼王爷遇鬼险丧 鬼教婆将错就错	(491)
第十一章	欲雪恨进退两难 妒火起毒杀泰山	(548)
第十二章	英雄会盖世奇功 永痴心终结伉俪	(606)

第一章 怀至宝初涉险境 入荒冢淫父戏女

是一个风雨欲来的黑夜——

没有星光，没有月光。

黑暗，代表着一切……

但太华山下，峰回壑伏，竹屋数椽，半隐半现，窗棂之上，闪烁着一丝昏黄。

屋外竹篱围绕，昏暗的烛光，自薄薄的窗纸上，映出了一条颇长的人影。

他像是有莫大的心事，移来晃去，间或——幽然地叹息一声。

那是一个年未弱冠的少年，剑眉星目，朗彻神仪，浑厚中不失英朗之风。

此时，他已停脚步，凝神向内室张望片刻，像是在期待什么……

旋即，他梦呓般地自语道：“啊——十八年了，多么悠

长的一段岁月啊！……”

正在这时，内室传出一阵脚步之声，少年突地神色一紧，他患得患失地，面部充满着喜悦，但喜悦却掺杂着伤感的成份，令人难以捉摸，莫测高深。

他又自语着道：“师父来了，子时也该到了……”

蓦然，由内室走出一个年龄超过相貌的中年人。

那少年迫不及待，迎上前道：“师父，子时到了！”

“云儿足足地十八岁了！”

“你……你不会再骗我吧？”

云儿断续地讲了三遍，但他发觉师父神态有异。

中年人没有讲话，示意他坐在正中桌旁的竹椅上。

云儿并没有坐，却在暗忖道：“怪呀？师父白天还很高兴地为自己生辰祝贺，并破例饮了一杯酒，同时道：‘孩子，你已经成人了，成人就要担得起事，为师祝你前程远大，肩负起任何人所不能担当的事，任何人所不能承受的变……’唉——”

“师父用意好深刻！”云儿又转念道：“自从记事以来，就同师父到了这人迹稀少的太华山畔，师父自称姓晁名义，并且告诉自己名叫凌啸云，十八年了，十八年来他时刻都在希望着知道自己的身世，但师父总是说：‘云儿，当满十八岁的那天——夜半子时，师父就会告诉你的，但是……’”

为什么非要等到子时？

既已到了子时，又何以不说……

师父神情怎会那样惨淡，有心事？有痛苦？莫非与自己的身世有关？抑或……

一连串的谜，使凌啸云惴惴不安，他更加急切地要知道朝夕惦念的事——自己的身世，但他赫然而惊——

晁义一双神光炯炯地眸子，正在逼视着他：像一团火，也像一泓深不可测的潭水。

哭了，他为何要哭？

凌啸云震惊地脱口喊道：“师父！”

然而，更加使他震愕的事，接踵而来。

凌啸云有些出神，恍惚置身在梦中……

突然晁义将凌啸云捺坐椅子上，纳头便拜道：“小主人，为了多年心愿，不得不藉师徒之名，苟存于世，十八年来，小主人历尝艰苦，都是老仆罪过，现在总算上天有眼，你已长大成人……”

他愈说愈激动，声音逐渐转为沙哑。

凌啸云赫然惊魂，他急得星目垂泪，方待解说，晁义已十指如风，疾如电掣，迅捷无比地点了他的麻哑二穴。

凌啸云身不能动，口不能言，只有一睁星目，迟滞地盯着晁义，显然地，他愈发地迷惑了！

晁义恭敬地拜了三拜，黯然说道：“小主人，你要说和要问的，必然很多，但时间已不允许，为昔年一个誓约，老仆无法满足小主人之望，尽管你盼了十八年……”

一声长吁之后，又道：“现在怕你一时冲动，老仆以间时手法，制住穴道，只要顿饭光景，穴道即可自开，不过，我俩也只有顿饭时间的相聚时光，当前……”

说着，由腰中取出两物，一口形式奇古的软剑和一个三寸大小的盒形物件。

晁义将之放于桌上，指着那口软剑道：“此剑名为白

练，是一口武林罕见的稀世奇珍，小主人可凭此剑，探询身世之谜……”

他又指着那盒形物件，道：“这……这是一口玉棺，它……它也关系着你的身世，更连系着你未来的命运，它代表着幸福，但也蕴藏着灾祸、未来……只有求上苍佑护你了……”

凌啸云愈听愈糊涂，急得口中“咯咯”作响，他想问：“如何从白练剑探问身世？玉棺又怎样代表着幸福而又为蕴藏着灾祸？”

但他受穴道之困，只有默默流泪。

晁义神色转为苍白，凄然地道：“时间苦短，等一会儿，不论发生任何变故，小主人要认清这是劫数，要经得起考验，要忍得住无法忍受的折磨和痛苦，以后……以后玉棺关系你安危极大，小心守护，切记它……”

他欲言又止，黯然长叹道：“誓约所阻，言尽于此，最后……”话音一顿，匍匐地下，颤抖地道：“老仆别无他求，请小主人念及相处十余载之情，记往晁万雄三字，他是犬子，他……他已沦落歧途……小主人一旦有成，务祈替老仆留下晁门之后，虽死九泉，也感大恩……”

言还未已，窗外突然传来一声“桀桀”怪笑，其声宛若枭啼，令人不寒而悚！

晁义倏地由地上一跃而起——

凌啸云瞳孔发大，身子颤抖，显然他被骇住了。

他发现屋里多了一个人——一个生平仅见的怪物。

那怪物头似麦斗，面如蓝靛，湛湛一双眸子，犹如鬼火，瘦骨嶙峋，齿赛排刀，浑身仅有一兽皮遮住下体，腰

际有鹿皮囊；手中持着一条黄澄澄鞭形兵刃。

晁义似早已料到，不慌不忙，向丑恶怪物说道：“令山主果信人也，子时甫到，尊驾即临，看来令山主倒是我铁掌震乾坤晁义的唯一知己了，哈哈……”

凄厉的狂笑，震动屋宇，声音极为惨厉！

那怪人双目一翻，冷冷喝道：“姓晁的，废话少说，请履行昔年誓约！”

晁义声如冰石，缓缓说道：“在下还有事请教——”

怪人陡然身形一退，急道：“尊驾莫非出尔反尔，抗命不成？”

说着，将金鞭连举三举，样子极为慎重。

晁义双手一拱，声音仍是冰冷地道：“鞭到人到，在下不敢。”

怪人一声干笑，道：“既知金鞭令规矩，徒劳口舌作甚？”

“我要领教江湖人皱眉，武林中丧胆的——崆峒四煞，三当家的索命煞蒯真几招绝学。”

“想是抗捕玩命？”

“仅为印证武学！”

“用意安在？”

“蒯真！”铁掌震乾坤晁义一声雷吼，道：“老实说，令主人我倒不怕他反悔，唯独对贵兄弟们，倒有点不放心！”

“狂徒胆敢——”

索命煞蒯真金鞭一抖，一式“雷火经天”，劈头袭来！

晁义闪步挂掌一招“铁雨屏风”，猛削对方耳门。

索命煞蒯真曳鞭倒甩，又一式“倒打天星”，反剪晁义

右腕命门。

晁义抽掌变招，斜刺里攻出一缕劲风。

晁义既有铁掌震乾坤之称，手上功夫，自是了得，这一掌他早已力贯四梢，气运丹田，硬想一下子折倒对方。

但，索命煞蒯真也是黑道上有名的人物，怎会一招即败？忙不迭把金鞭兜起一团劲风，迎个正着。

蒯真既想凭借内功，更占兵刃之长，和晁义见个真章。

双方都是以力会力，毫无夹带，只闻轰的一声，竹屋乱晃，有如沉雷，两人各自退出五步。

晁义一声冷笑，右掌一晃，喝道：“蒯真，再接我这一掌！”

话到人到掌到，晁义间空跃射，采搏袭之势攻来。

索命煞蒯真方才对招之下，已试出晁义掌势浑雄，料知非敌，而对方快如魅影魑烟，想躲已是不能，逼得一声厉啸，金鞭抖起，一招“玉女抽筋”，舞起一团金光锐飙，二次接迎上去。

又是一声巨响——

索命煞蒯真陡感薰飙似火，直袭脾脏，暗道一声：“糟！”

晁义非但内功已至巅峰，而且藉力打力，暗透粘吐二字诀，以“驭气行云”的绝顶禅功，和他周旋。

蒯真急忙挥鞭却步，猛退三尺，蓦然异啸之声，传于脑后，詎料对方身手之快，出乎想象，晁义竟以“遁地缩影”轻功，转攻背后，奇劲的掌飙，挟着刺耳锐响凌厉突至。

索命煞如何躲得及？只有瞑目待毙。

然而，一声狂笑过处，晁义已收招伫立，怒目相向，神威逼人。

索命煞真丑脸一红，色厉内荏地道：“姓晁的！何以戏本大爷？”

晁义肃然道：“金鞭令的规矩，昔年的誓约，令我不能失信于贵山主……”

索命煞真怒声冷笑道：“既然和我动手，就是抗令违约，晁义，你究竟转的什么念头？”

“你可知座中人是谁？”

“昔年约中之主。”

“不错，你可知他的功夫如何？”

“难道……”

未等索命煞真话落，晁义一声冷笑道：“约中之主，已得到我全身所学，也就是说，凭你们崆峒四煞，决非敌手，现在该明白了吧？”

“我弟兄也是成名露脸人物，你怎能以小人之心，妄加臆测？”

晁义接过话头，阴恻恻地说道：“纵然贤昆仲在暗中作下手脚，我那小主人也决无所惧，哈哈！”

晁义神色聚敛，凛凛然继续说道：“现已交待明白，彼此心照不宣，但望本着令山主之意，按约行事，毋存异谋，晁义也就不负此生了……”

“看来你还是位信人。”

“大丈夫头可断，血可流，岂能无信？”

“那么——”

“你想说践履昔年之约？”

“敝山主的吩咐！”

晁义凄厉的笑声又起，他匆忙地回头望了凌啸云一眼，凌啸云也正含泪相视。

一老一小，心灵早通，岂奈大祸临身，徒呼奈何？

晁义转过身来，那只冷森森，神威凛凛的目光，朝蒯真微微一瞬，吓得索命煞蒯真连连后退数步。

他一声狂笑过后，接着又是一声惨呼！

晁义为了昔年誓约，已是自破天灵，尸横就地……

索命煞蒯真被晁义凛然气概，惊得不由后退，好半晌，不知所措。

终于，由鹿皮囊中取出一把牛耳尖刀，同两只红白色的小瓶。先将晁义首级取下，复将红色小瓶打开，在尸身上倒了些许红色粉末，不过片刻，尸体已化成一滩血水。他又在另一只白色小瓶内，撒出一些白色粉末，倒在人头之上的七窍以内，说也奇怪，偌大的人头，就在沙沙一阵轻响之后，立时缩成拳头大小。

蒯真把首级等放入鹿皮囊，见事已料理完毕，回首窗外，打量屋内，那样子显得诡谲，也透着紧张。

这时，凌啸云目睹惨剧，早已昏而复醒者再，唯苦于穴道被制，纵想尽情一哭，也不可能。

他已将这三分像人，七分似鬼的怪物恨之入骨。

他暗祷着穴道快开，那时不将这怪物碎尸万段，誓不為人。

凌啸云目光若电，复仇、忿怒、哀恫的火花，一股脑儿由双眸之内喷出。

可是那索命煞蒯真，另有所想，似乎并没有把凌啸云放在眼里，只见他面目狰狞地，一步步向桌前靠来。

凌啸云暗道一声：“完了。”

凌啸云只有闭目待死，但是久久未见动静！

凌啸云不觉诧异地张目而视，见索命煞蒯真死死地盯住那只玉棺，露出惊悸、贪婪和一种无可形容的神色。

他手在颤抖，颤抖中已触到了玉棺！

凌啸云的意识中，认为蒯真必然是想夺取玉棺，观其神态，又显然有所顾忌，玉棺既关系着自己今后祸福，岂可落于他人之手？

正当他心回念转，苦无对策之际，窗外骤然银光暴炽，宛如打了个厉闪。

说也奇怪，闪光过后，索命煞蒯真一张蓝靛般的鬼脸，竟然变成惨白，他身躯一转，朝着发光之处，扑身跪倒，口中呐呐地道：“原来……原来公子到了。”

蓦听窗外传一声娇喝：“蒯真，竟敢违背山主之令，覬觐玉棺？”

索命煞蒯真惶急地道：“不敢，那只是……”

“哼！”好轻脆的声音，截住蒯真话头道：“既无此心，为何以手摸取玉棺，更何必那样鬼鬼祟祟？”

“公子，那不过……不过一时好奇，想看看传闻信物，究竟是什么样子！”

“再敢狡辩，定然禀明山主严惩不贷。”

“公子开恩……”

“自断一腕，回山复命！”

“公子……”

索命煞蒯真兀自苦苦哀求，但窗外声息已杳。

蒯真自知无法求免，一声凄厉惨啸，牛耳尖刀起处，一只左腕，应声而断。

血光崩射中，他猛一长身，穿窗而去。

恰于此时，凌啸云穴道顿开！

他立意要报师父之仇，哪管厉害，此刻的他，早已豁出了性命，钢牙咬得山响，一股掌风，向索命煞蒯真那尚未消失的背影，凌空猛劈。

说时迟，那时快，掌风甫出，窗外一声冷嗤，一股绵柔的劲力，已将凌啸云掌力化于无形，同时那股不绝如缕的余波，将他整个身形推坐竹椅之上。

凌啸云愕然一怔，暗想：“这是何等功力，拿捏得如此恰到好处？”

这时，窗外娇喝声又起：“姓凌的，因昔年誓约，暂时留下你的小命，明年今日，才是你的死期，那时本公子再和你算帐！”

说罢，一串银铃似的笑声，随着微风飘荡，渐远，渐远……

暴风雨过后。

凌啸云不得不迎接现实——

恩师已骨化形销，仅留下满地血污。

他跪倒地下，一恸几绝，凄然地哭诉道：“恩师，不管您和云儿渊源如何，云儿必当终身奉您为师，从今而后，除了立志报仇，到天涯海角，访寻万雄哥哥之外，彼时必为恩师设一衣冠冢，以便云儿与万雄哥哥手戮仇家，告慰恩师在天之灵……”

句句辛酸，字字血泪，凌啸云强自忍住内心痛楚，将桌上的白练软剑暗系腰中，但当他取过玉棺时不禁一怔！

只见玉棺通体透明，长仅寸许，里面躺有一个半寸左右的玉琢美人，星目微垂，梨涡堆俏，头发隐隐可辨，雕刻得栩栩如生。

尤其玉棺之内，玉美人脸上所现的笑容，隐含着令人无法揣测的玄机——似悲，似喜，是哀怨，是离愁……多么神秘莫测！

世上真有这等雕刻名手？

世上真有这等美得出奇的女人？

她能告诉自己的身世？

她真能主宰自己的祸福？

一阵联想，旋念起师父为何要到子时，才肯告诉自己的身世，但，自己的身世却未道出，反赐与了这谜而又谜的玉棺同白练剑。

师父所说的誓约，又究指何事？

而且那窗外人语，也似乎与那誓约有关，听口音分明是个女子，为什么自称公子？

她既然深夜赶来相救，为什么又那样仇目相对，视自己如生死对头？

还有……

凌啸云愈想愈解不开，幽然地一声长叹，他思索再三，终于采取了他应走的途径。

一把火，烧了竹屋。

烟火凄迷中，凌啸云含着满眶泪水，向太华山飞驰而去！

天色微明，那号称西岳太华山，万峰罗列绝壑千寻，云海烟树，飞瀑流泉，确是自成佳域，别有洞天，尤其那朝阳、落雁、莲花三峰，比列环耸，雄伟瑰奇。

凌啸云伫立山巅，遥望白云深处，陷入了沉思：“现在究竟应该往何处去？”

他当前的问题，莫过于此！

凌啸云天赋极高，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以后，认为由白练剑访寻身世，困难殊多，但那玉棺，既以雕刻传神，何不专找善于雕刻能手，也许会访到一些蛛丝马迹。

若然！则再循此线索探询玉棺之内的玉美人是谁？那时自己的身世之谜，自可逐渐地解开，而师父的死因，也自然而然地真相大白了。

思念及此，凌啸云循着山路，径往华阴县驰去。

华阴县离太华山不远，城垣不大，因太华、少华两大名山影响，名雕刻师，大多出于此地。

凌啸云为这缘故，先到了华阴，他在城内逗留了三天。这三天他几乎踏遍了每条大街小巷，但最后，他终于失望了。

他也访到了几位雕刻名手，但均是徒具虚名之辈。

凌啸云不胜懊丧，黯然地离开华阴，他决定先往蓝田，再奔长安。

蓝田以产玉见称，长安则是通都大邑，他期望能有所发现……

蓝田位于终南山的东北方，这天，凌啸云走到距离蓝田还有二十里之遥，名叫东山屯的地方，却遇到了一件怪事，使他整个人生，也因而有了极大的转变。